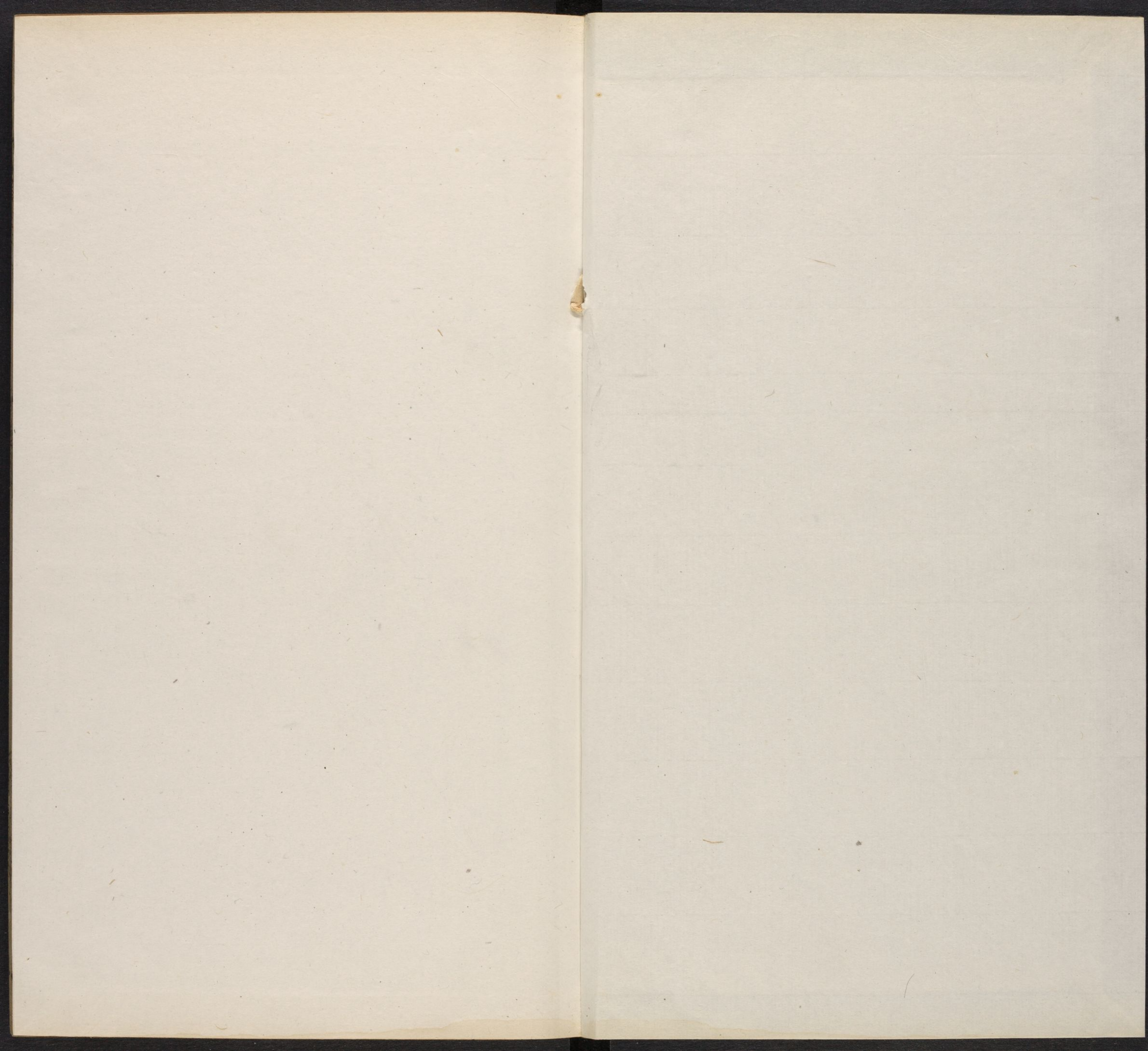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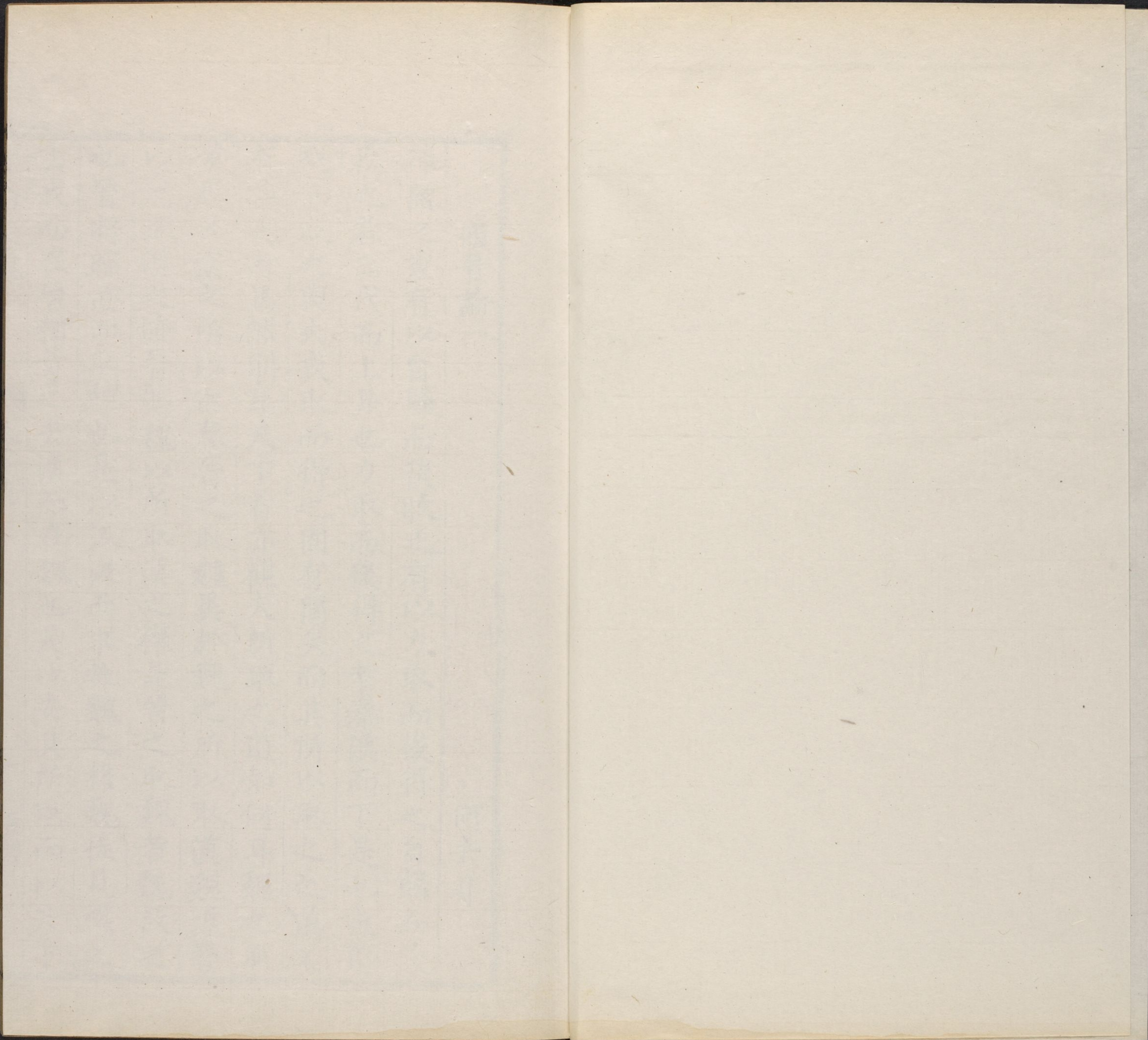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2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540 EAST 57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西晉論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何去非

神器之重有以自歸而後收之有以力取而後得之自歸而後  
收之者三代而上是也力取而後得之者秦漢而下是也夫歸  
我而收之與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間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  
有甚異者焉然則享天下者亦觀夫所取之道如何耳魏之取  
漢異於漢之所以取秦晉之取魏異於魏之所以取漢魏視晉  
以所取漢之迹晉龍魏以所取漢之權是晉之取魏者魏啟之  
也晉將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執魏之權魏徒見權之  
去我而在晉猶昔之去漢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

輸之乃自謂所當然者故晉於得魏之迹無以異於魏之得漢而於所以取魏之道最為無名蓋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雖然晉室之禍亦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邪昔者秦為無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傑相興起而誅秦秦亡而漢得之是漢無所負於秦也東漢自董卓之亂天下痛其禍漢之深相與建議歃血起而誅卓者凡以為漢也卓既誅矣而曹操二袁乃始連兵相噬以爭天下而求代漢曹操先得挾漢之不令天下終於漢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猶有負於漢也漢亡也非天下之亡是操取之也雖然微曹操則漢之天下不

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竊取之也操收天下於二袁竊取之中是漢嘗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則魏猶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漢異乎漢之取秦也至於晉也則不然自司馬仲達已稱藏禍姦於操之世操嘗悟之而不自決也以授之于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於操之亡乃稍駸駸以立其盜權之功遂收其權而私執之所謂盜權之功者蓋東定遼東而取孟達南摧王凌而內誅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續其既絕之大勳若魏之於漢也蓋其知夫魏之取漢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竊收其權更四世而固執之至於一旦取魏於儼然無事之

間而天下之人亦安之於無可奈何是最為無名而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及夫晉之宗室內叛戎夷外攻至於陵夷而不可勝歎者亦魏有以遺之魏亡公族之恩雖號加侯王而無尺土一民之奉晉人取而代之矯其無枝葉之庇於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專國之權一旦八王內相屠噬至於禍結不可勝解而戎羯乘之關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戎夷種落而錯居之以扞蜀寇至於近發肘腋不可勝救以成永嘉之禍由是觀之則凡晉室之大變皆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邪

西晉論二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

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  
 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  
 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  
 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從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  
 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  
 為寇敵之杆夫既去其侮而又後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  
 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  
 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  
 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

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  
 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  
 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適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  
 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  
 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  
 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  
 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  
 叛羗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  
 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

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彼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

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牧役之雖有夫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



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為省方抱虎  
而熟寐尔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  
禍也

七代論

蘇轍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  
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  
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  
強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  
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  
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  
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  
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

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也誠有以待之而不敢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奔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

將以抗四方強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俛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蒂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

古論大義 卷十一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  
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晉高祖論

朱敬則

王業不同其來尚矣若乃待辛癸之禪湯武不得稱仁要西伯  
之資高光無由濟世或寧亂以得志或興禍以取威遭遇雖殊  
天命一也宣帝聰豪明允博學洽聞敏而好謀寬而能斷其未  
得志也服勤王事夙夜在公知無不為芻牧必履取信嚴主所  
謂能臣也及勲德日隆雄材漸著權畧不世合變如神受命崇  
華竭股肱于明帝忍死嘉福遂無君于冲人所謂姦臣也及內  
難既平外寇斯殄威力翕赫指麾風飛遂乃臨神器以徘徊戮  
公族以顧望雖大業初構人望斯存若格以名神請罪不暇歸

諸天命則前代有辭美哉未盡善也且成湯之在夏世行仁以  
 動諸侯文王之處殷朝好讓以懷隣國高祖以豁達容物光武  
 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伏陰謀每行詭計寄何晏以鞠獄示李勝  
 以謬言請戰以見威指水以表信乞禱不與懼有陳恒之譏封  
 墓釋囚不嫌武王之事婉情負理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  
 媚以取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司馬懿論

唐太宗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之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  
 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已來處其憂以  
 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  
 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王以天挺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  
 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  
 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  
 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  
 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

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  
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  
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實怯  
而未前死虛疑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  
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  
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  
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  
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  
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耻欺偽以成功石勒

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  
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  
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  
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  
已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  
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  
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司馬懿論

蘇轍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

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瘳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司馬仲達論

何去非

昔之君臣相擇相遇天下擾攘之日君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于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于甚憚者何也君非有惡于臣而忌之也忌其權畧之足以貳於我也臣非有外于君而憚之也憚其剛忍之足以不容于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時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憚以其時無所當憚之君昔者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符堅之與王猛是也至于曹公之與司馬仲達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以致曹公之忌



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憚天下之士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  
 而仲達一不起已將收而治之夫仲達之不起固疑其不為已  
 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為已用此其相期于始者固已不盡  
 君臣之誠矣則忌憚何從而不生也雖然仲達處之卒至于曹  
 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憚者此所以為人豪以成夫取魏之  
 資也人之挾數任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蓋曹公之策士而倚  
 之為著龜者也公之欲遷漢祚也於其始萌諸心而仲達啟之  
 以中其欲于其既形于迹則文若沮之以忤其情已而文若出  
 寸百營而不能救其誅仲達卒為之腹心而遂去其憚方曹公

之鞭笞天下求集大業也將帥四出無一日而釋甲而仲達  
 以其身雍容治務而已未嘗一求將其兵雖公亦不以為能  
 求使之追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應變奄忽若神無嚮不殄雖  
 曹公有所不追焉魏文固已無忌仲達固已無憚天下始甚畏  
 之猶公之不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術畧自將其身者可待  
 而窺哉奈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數出其兵求與  
 之決于一戰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達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  
 渭南之後人皆惜亮之死以為不見夫二人者決勝負于此舉  
 也亮之倚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

亮以巾幗遺之欲激其應仲達表求決戰魏君乃遣辛毗杖節  
制之亮以仲達無意于戰其請于君徒示武于衆耳嗟夫謂仲  
達之請戰以示武于衆者則或有之謂其有所終畏而無意于  
一決者亦非也雖然使辛毗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也仲達之  
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戰之機乃悻然輕用其  
衆為忿憤之師安足為仲達也晉之朱伺號為善戰人或問之  
伺曰人不能恐而我能恐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朱伺之量  
耶察其所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恐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  
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

中破之必矣此仲達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達語諸將曰亮  
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昔者  
曹公攻鄴表尚以兵收之諸將皆以歸師勿過當避之公曰尚  
從大道來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戰擒之  
盧循反攻建鄴宋武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  
洲則成擒耳循果泊蔡洲一戰而走之亮之趨原與表尚之循  
西山盧循之泊蔡洲等耳蓋銳氣已奪固將畏而避人不足為  
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歲之出其兵不  
過數萬不以敗還輒以饑退今千里負糧餉師十萬坐而求戰

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  
 將求全于一勝也然而孔明既處蜀師引還而仲達不窮追之  
 者蓋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飽而軍未有變蜀道阻而可伏疑  
 其偽退以誘戒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于相持則仲達之志  
 得矣或者謂仲達之權譎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此腐儒守經  
 之談不足為曉機者道也

此即陳同甫所謂見童之見為仲達所滴者也

晉武帝論

錢 總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有大小而  
 務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為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  
 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為不  
 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為儉也行布衣禮以為孝也是數者皆區  
 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  
 經國之慮矣遽遂以為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  
 禪所以為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陛下焚雉頭裘所  
 以為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為孝也不

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之屢言之屢言之而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寤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復則雖永寧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人可出羊車之遊有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察昏弱之惠遂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為此對專為逢迎牽合之語可為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比之桓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

晉武帝論

唐太宗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削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啟封疆決勝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

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觀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  
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  
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逆於禍亂是猶將  
適越者指沙漠以遮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趨逾遠所  
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  
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雄權揚駿  
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  
踈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  
紀綱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

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  
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  
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  
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  
姦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  
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  
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恐之小安社稷者  
孝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  
重功畏小恐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

古語大觀 卷之六  
四一  
事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晉武帝論

蘇轍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  
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  
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  
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  
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  
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  
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  
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

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  
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  
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  
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  
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  
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  
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  
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群臣舉知之而牽制  
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

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  
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  
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  
妃外戚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  
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  
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踈  
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  
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毋弟  
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

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晉懷帝愍帝論

唐太宗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噤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用非天啟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抵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饑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秋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峯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於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



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瑣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略獨斷征伐四刻維御群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

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戢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枯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無窮人之彥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

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乃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執也然而擾天下如羶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

相奪其執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常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胃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古言大權 卷之六 四  
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  
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  
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  
去邠之豳身服厥勞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  
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  
初至于王季能貺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  
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祿者  
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傳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  
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

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  
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  
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理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  
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  
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  
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

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

士列官于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擲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真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藉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

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棹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  
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  
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  
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  
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  
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  
墜三山鯨吞九服猶入金商穹居未央園廬盡仆方趾咸僵  
夫反首徙我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臧

后妃論

唐太宗

方祗體安儷乾坤而合德圓舒循畧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燧  
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統  
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闕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  
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盖有毋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  
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社衛瑾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  
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資天縱其器識  
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  
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襄后滅周方之盖小妹妃傾夏魯

古論卷之六  
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揔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床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愍懷太子論

真德秀

賈誼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他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頡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偽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

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  
 三司使蔡襄而譖之曰仁宗選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  
 襄大臣歐陽修為言陛下嘗見襄書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  
 偽為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  
 辯其真偽况傳聞乎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為諫  
 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憑者  
 契券而巧詐者能為之以人之工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  
 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如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  
 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不者

八王論上

許敬宗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  
 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  
 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  
 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  
 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遠王赧即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  
 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  
 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  
 子弟並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社

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  
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  
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勵然而矯枉過直  
懲羹吹壘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蒯醢次乃吳楚稱亂  
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  
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畧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凶靜亂復  
禹配天休祉盛於兩京昴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  
言魏武忘經國之弘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  
君不使之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

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  
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  
或有材而不任或無刑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  
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  
之師始則為身擇利未加而害及初廼無心憂國非憂而  
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棊乘輿幽繫更同姜里胡羯陵侮  
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  
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  
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



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  
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  
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  
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  
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  
厄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

八王論下

許敬宗

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  
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  
典儀古飾衮禮備夔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  
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  
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瑛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  
成姦慝乃使元良邁然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  
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重揚燾窺九五之尊夫神  
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

極未之有也。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竒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節。終始可觀，頴既入揔，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顯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跋扈，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

強鑿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卒，臣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啗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反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王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武十七王論

蘓轍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逢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  
生長尊手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齟年稚齒養器深宮  
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縉紳傍絕交友情偽之事不經  
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膏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  
陋猶多朝出閭閻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少年序次第宜  
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樞密慮故輔以上儀  
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師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屬  
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

權典箴掣其財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摠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晉刑法論

晉書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歲比於穢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疑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茂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竢之虔，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呈，加之抽脅，罔罔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徃，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醢刑，傾宗

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比闕相引，中鄰繼及者，亦徃。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刑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為搢紳驚惋，不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世祖武皇帝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

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網雖設稱為簡惠仰昭天睭下  
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  
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  
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  
紀大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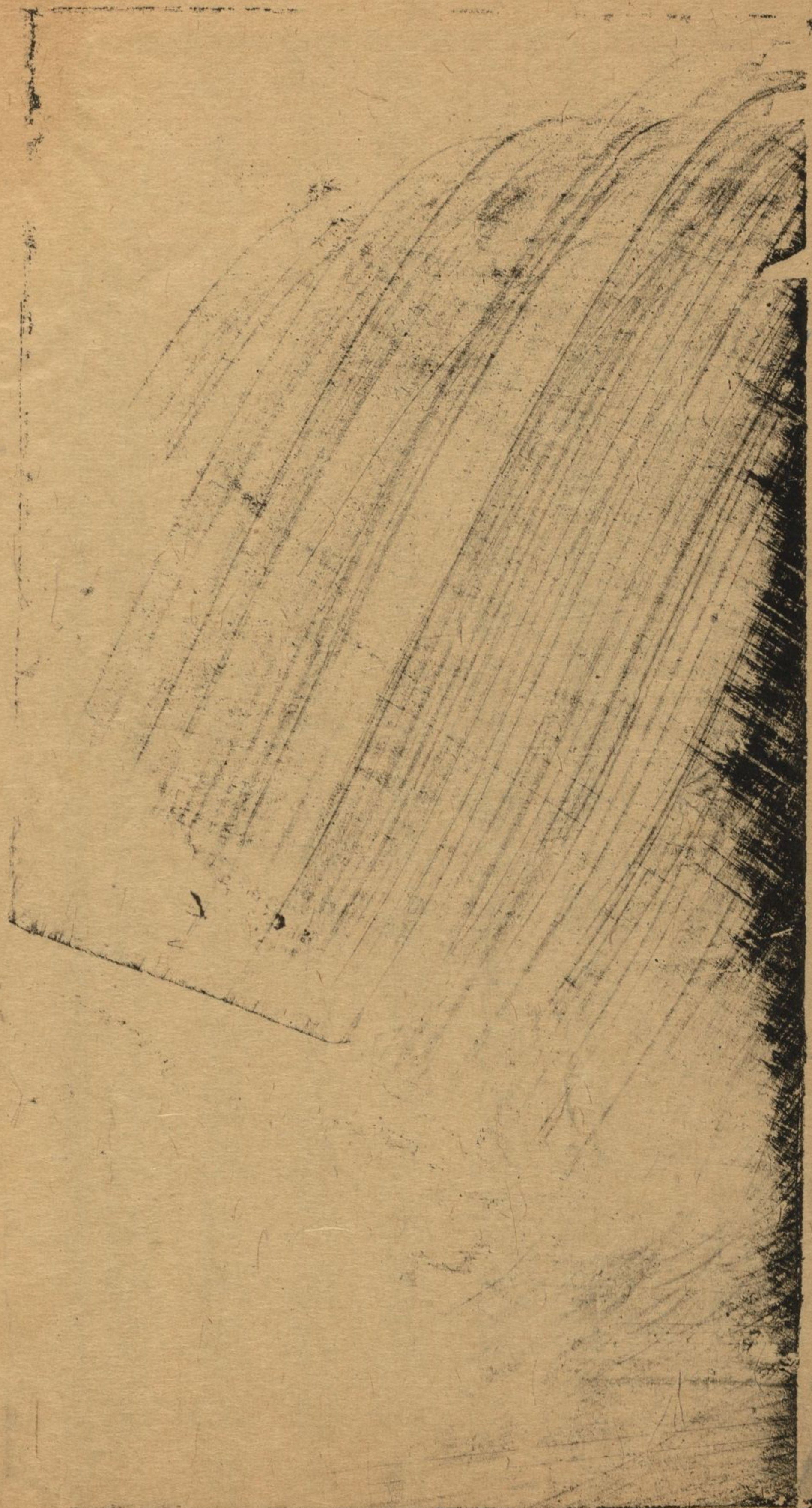
東晉元魏正閔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統明所受所以正天下  
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  
紂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秦  
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  
承授如貫始終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于漢晉得  
于魏史冊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  
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唐之徙  
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

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成邪晉實未  
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昔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  
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  
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于地祀用夷禮祀  
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氏為頑人矣因戎之  
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于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成在  
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  
無餘驅士女為肉離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  
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而天下之

人必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變夷  
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接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  
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  
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于言况隋兼江南  
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  
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于南元閏于北其不  
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晉宜越魏繼漢論

習鑿齒

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  
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  
當與之朽爛區々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  
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  
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  
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  
言哉荅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  
異雖竒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



古詩大卷 卷二  
時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  
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  
俛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  
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  
夏推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  
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  
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  
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  
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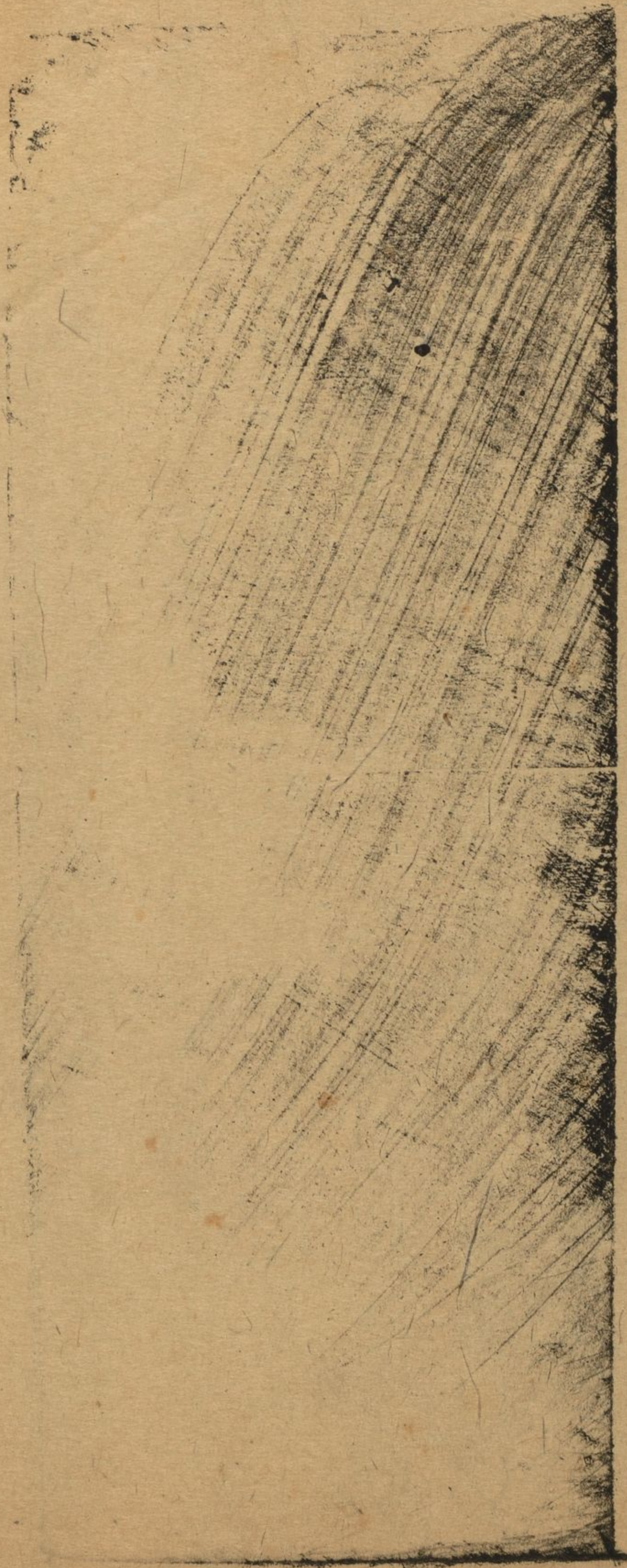
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  
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  
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  
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  
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尊總六合猶  
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  
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  
不可割則或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隴之人雖  
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

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矣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材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水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深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於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死於亡秦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與不

無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積勲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錄眾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

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  
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  
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為開  
亂於將來者乎是故一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  
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  
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剪商之功仲  
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  
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宗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  
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

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  
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  
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  
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  
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  
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	--	--	--	--

